

我是儿科医生

我是一个工龄近三十年的老儿科医生。三十年中,我为无数个孩子看过病。我是真心喜欢孩子。在我眼中,孩子鲜艳得就像春天里含苞待放的花骨朵,纯净得就像清晨荷叶上的第一滴露珠。

雅兰:多想再看一眼小鸟

很早以前,我收治过一名白血病小女孩,至今仍记得她的名字:雅兰。

白血病治疗周期很长,雅兰和我们混得很熟,我们都很喜欢她,她也喜欢跟在我们屁股后面。后来,雅兰的病情恶化,我们的心也沉甸甸的。有一天查房,当我走进病房的时候,雅兰正站在一个小椅子上,踮着脚,趴在窗台上往外看。我怎么喊她下来,她都不愿意。我走过去问她在看什么,雅兰说,她在看蓝天,看小鸟,看太阳公公。她还说妈妈让她多看看小鸟,多看看太阳公公,因为以后说不定就看不着了……

雅兰幼稚的话语,一下子击中了我,我的嗓子仿佛被什么东子堵住了,眼泪大颗大颗落下来。

我经历过无数的生离死别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流泪。

后来,雅兰还是走了,离开了这个世界,再也看不见小鸟了,看不见太阳公公了。雅兰虽然走了,但是她的名字却永远留在我的心底。

放下谈何容易

5年前,有一个白血病复发的孩子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此前三年的化疗期间,我们和孩子朝夕相处,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。

不久前,这位母亲给我电话,说她又生了一个小宝宝,要带来给我看看。当看到小宝宝的一刹那,我的脑子里却浮现出先前他早已逝去的哥哥的面容。

我呆呆望着小宝宝,说不出话来,内心里有一股想逃离的冲动。说实话,我不想再看见这位母亲,或许是因为心底里害怕想起那个曾经帅气可爱的白血病孩子,或许是想摆脱作为医生救不活病人的那种无奈和耻辱。

这位母亲看出了我的局促,坦然对我说:“陈医生,我们都尽力了。我都已经走出来了,你也要走出来。那个孩子只有那么长的寿命,我只能做他七年的妈妈。我今天来,也是挣扎了很久。这个孩子和他哥哥长得太像了。看到这个孩子,我就想起他的哥哥,想起那三年的日子,想起你对我们的帮助……”

但放下谈何容易!孩子妈妈没有,我也没有,唯盼岁月能治愈我们共有的伤痛。

感动和感谢

一个乡下的老病号在我这里看过病。几年前,她的孩子得了肾病,一直由我们门诊治疗。孩子的妈妈嗓

门大,一走进诊室,看见我一头白发就说开了:“陈医生,你的白头发怎么又多了啊?你要多休息喔!多吃芝麻对治疗白头发有用,下次我炒两斤给你带过来啊。”她的话既让我感动,也让我不好意思,不知怎么回答她。

孩子妈妈看我不吱声,以为我对她说的话不认可,有点生气,冲我嚷:“你这个当医生的别不信!单方气死名医的,我不会骗你。”

非亲非故的一个病人家属,能如此细致地关心医生的健康,让我感动;这种温暖,会激发我努力做一个让病人放心的医生。

一次在门诊收治了一个患肺炎的孩子,是妈妈带来的。说来有意思,两周前,孩子妈妈因为一些小问题和急诊医生发生了纠葛,这位妈妈情绪很激动,我出面调解了一个小时,风波总算平息下来。这天她竟然来找我给她孩子看看,我笑着对她说,上次你在医院里闹得鸡飞狗跳,这次怎么还放心让我给你儿子看病?孩子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,对我说,上次是上次,这次是这次,我相信你陈医生。

孩子妈妈的话,让

陈斌

三十年,我见过的孩子和家长

我动容。这个社会,信任是一种稀缺资源。作为医生,他最需要的就是病人的信任。她信任我,是对我最大的肯定。

琢磨医生的家长

并不是所有的家属都善解人意。有的怀着复杂的心情来到医院,用过度的心思去揣测医生。

一次门诊时进来一位年轻妈妈,抱着五个月大的孩子。刚进门,妈妈就对我发出了“灵魂拷问”:“咦,怎么今天还是这个医生?”我一看病历才知道这是我昨天看过的病人,当时考虑到孩子是重症肺炎,给开了入院证,让去住院。我问年轻妈妈:“怎么没带孩子住院,又跑到我这来了?”年轻妈妈面不改色地对我说:“我以为今天不是你了,想换一个医生再看看我家宝宝是不是真的得了肺炎,我怕你忽悠我。”

年轻妈妈的话让我极度尴尬。我对她说:“孩子肺炎这么重,你不去住院治疗,反倒瞎琢磨医生,你哪有那么多精力?”

最让人难过的是曾经遇见的一位妈妈,带着3岁的孩子来看病。孩子妈妈说她的孩子用了好多药物,咳嗽一直不缓解,想让我开点药。我仔细询问了病史,孩子妈妈一口咬

定孩子的身体很好,就是因为着凉才咳嗽。

以前我曾遇见一个朋友的孩子也是同样的病情,后来在上海诊断为“肺动脉吊带”所致的咳嗽。本着负责的态度,我给这个孩子开具了心脏超声检查单。

孩子妈妈问我:“肺部毛病为什么要做心脏超声?”我告诉她要排除心脏毛病。孩子妈妈坚决不做。在我的再三坚持下,孩子妈妈说心脏超声已经做过了,检查结果是心脏问题导致的咳嗽。

我被她的话惊呆了,愤怒地问她刚才我询问病情时为什么不告诉这些情况。孩子妈妈不慌不忙对我说:“准备带孩子到上海去手术。这次来就是开点药给孩子路上吃。不告诉你孩子检查结果,只是想顺便考考你这个医生的水平。”

母爱似海,可以延伸

三年前,我的床位上有一个从出生即被诊断为先天性白血病的孩子。两年多来,孩子不断因为感染、出血而住院。每次陪伴孩子的是孩子的妈妈。或许是承受的痛苦太深,孩子妈妈很少说话,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。

由于先天性白血病病情进展快、病程短、化疗反应极差、死亡率高,大多出生数天至数月后就会死于呼吸衰竭。孩子的母亲拒绝了我们化疗的建议,她只是低声对我们说:“你们只要对症治疗就好了。”

我们遵从了孩子妈妈的建议,没有给孩子化疗,只是给予一些常规的维持治疗。孩子的病情反反复复,撑了两年。

有一次我对孩子妈妈说,先天性白血病虽然预后很差,国际上有报道可能有自发缓解的现象,至今已有13例。或许你的孩子就是个奇迹呢。

听我这么说,孩子妈妈愣了一会,又叹了口气,“要是那样该多好啊。可是那机会太渺茫了,幸运轮不到我家的孩子啊。她太小了,她什么都不懂,从一出生就开始在打针,我只希望她别再受罪了……”

随后的一次感染中,这个2岁的宝宝在妈妈的怀里离开了人世。妈妈并没有那么悲伤。她说:“我的孩子没去过公园,没坐过滑车,天天在医院度过。我不让她化疗,只是不想让她再去受折磨,希望天下再也没有这种病了。”

我那一刻真的受到触动——母爱真的似海啊,可以延伸、延伸……

有时候,我们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,但我们可以尽力去拓展生命的宽度。就像这位母亲,她那么伤心,可却那么克制;她那么爱自己的孩子,才会真心希望别的孩子不再遭受这样的痛。

做儿科医生近三十年,苦中有乐。每天都和孩子在一起,孩子天真烂漫,感觉自己的心和孩子一样烂漫。虽然也遇到过不少挫折,甚至被病人家属谩骂、侮辱,但更多的时候是救治病人成功后的开心和快乐。当看到孩子们一张张康复出院后的笑脸,所有的委屈、疲惫又算得了什么呢。



陈斌自述:小女孩叫津津(化名)。她的父亲是手艺人,什么活都干,面相凶,但对女儿总是笑眯眯的。

小女孩得了白血病,妈妈离家出走。治疗中,孩子很不配合,尤其是腰椎穿刺、骨穿的时候。她的父亲瞪着一双牛眼,盯着医生,年轻的医生都很害怕他。

为了使治疗能够顺畅进行,每次穿刺前我都给她几块钱或者一包零食。经过三年的艰难过程,小女孩疗程结束,病情完全缓解。小女孩的爸爸没了凶相,主动加我微信,时不时给我打来语音电话:“我搞了点山珍,陈医生你来吃。”

我笑着对他说:“我怕你那个恨不得要杀人的样子,不敢去。”

前不久,他带着孩子来看我,我和孩子合了一张影。看着康复后的孩子发自内心的笑,我开心大笑。(图片由作者提供)